

冲虚至德真經卷下

卷九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莫若我哉命曰汝其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殺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享礼無窮於兵田相尊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官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藜藿居則蓬室出

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權出則結駟在家然然有素朕之心在朝諱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冥往而反偽偽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

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

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

官子既歸衣其粗褐有孤窮之溫進其我故有柏梁之味在其蓬室若廣厦之隆乘其車轡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寡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

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

白既立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以治國桓公曰我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者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弟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

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說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實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
 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
 母也公子糾敗君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
 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
 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
 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能不
 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
 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
 國而可哀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為人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
 上且鈞乎君下且運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隲朋
 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
 人謂之賢人以賢隲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然則管夷
 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隲朋也不得
 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
 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故無
 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
 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
 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
 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
 不誅也可以生而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
 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
 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
 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
 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
 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
 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然之
 成之乎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
 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
 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彼奚不為
 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

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非知乎醫
 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弟曉終謁三醫一曰
 橋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橋氏謂
 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
 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
 眾醫也巫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
 澶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
 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
 季梁曰神醫也重既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
 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
 非賤之所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或或不
 薄此似友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
 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蓋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
 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揚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夫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矣蓋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憚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缺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連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謂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癢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

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荒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偽如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桎何以異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非所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於清之節以故

餓死屢季非亡情於貞之却以故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楊朱曰原憲宴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宴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宴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害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墮勿關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閉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閉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閉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閉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閉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閉性凡此諸閉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佚死一日一月

一年十年吾所謂養狗此廢虐之主錄而不
舍威威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
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
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
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
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
可衣衣纈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
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
之矣子產相鄭魯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
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悍之而有見曰
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
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塹門百步醴漿之
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
危人理之悔去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
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
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雜齒媵精壯大
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
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
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
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威密造鄧析而謀之

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
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
道逆邪將奚方以故二子于其詔之鄧析曰
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莫不時其治也喻
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平子產用鄧析
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
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
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
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
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
遇之生後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
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
不得忘口之飲力倦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違
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奪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
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
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
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襲行於一國

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
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
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
告鄧析鄧析曰子與具人居而不知也孰謂
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術端
木叔者子頁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
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
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
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
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有者無不必
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
塗徑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
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
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
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
六十氣幹將衰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
單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
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楚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相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識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斯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斯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實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人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故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應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

世汝為之手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手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手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手禽子然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者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手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雙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感感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壽者也鯀治水土靖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其事惟惟荒土功子產不穿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早宮室美絳冕威感感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

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感感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感感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然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慮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異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

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去而言治天下知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羊一羊奔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速也黃鐘大呂不可從頌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執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日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運速之間爾於一時之毀譽以魚若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

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優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造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運命何羨壽不於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食食者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農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嘔故如蠶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脆如蠶急一朝處以柔毛歸慕焉以梁陶蘭橋如蠶心如蠶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質

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隍室綿續狐貉顧其妻曰曷日之曠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哉菽甘泉藜芹泔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黃如列於口慘於腹東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志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恆危亡之不救豈徒遠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壘丘子壘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存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譽美言惡則譽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譽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覆食靡用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

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董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伏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春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門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

素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為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比鄰者夫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君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

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遽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吾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事魚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穉穉子政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

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蹴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簾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牡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

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累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求楚王曰善孤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

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而去視之歎然亡憂者之色盜進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邊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戒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東邊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知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矣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馬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殿盛錢帛無量財貨無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如魚而笑飛鳶通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性漢書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馬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夷狸目
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夷狸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
嚅嚅以切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
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取
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苜教公自為不
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
栗苜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
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
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
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
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
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
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
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
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
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
曰多岐路既及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
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

反也楊子感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
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
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
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
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
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
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
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
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
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
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
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
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
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
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
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
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
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
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

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
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
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
之故君子必慎為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
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
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
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
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
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
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
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
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
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
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
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
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
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
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
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
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

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純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嗜屠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校策鐵張訓切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鄰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株增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馬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冲虛至德真經卷下



庚桑子



真一

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絮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後游吳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中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為洞靈真經